

唐代苏杭二州与“第一金曲”《望江南》^{〔*〕}

○ 李定广

(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,上海 200234)

〔摘要〕苏杭二州在中晚唐时期代表了江南城乡发展的最高水平,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“江南”涵义逐渐狭义为仅指苏杭二州一带。中晚唐诗文中大量对“江南美”的怀念,往往集中在对苏杭二州的描述和怀念上。唐代苏杭二州之所以成为江南美的代表,晚唐五代《望江南》之所以盛行,都与白居易出任苏杭二州刺史有着特殊的关系。《望江南》调初兴于盛唐,中唐李德裕改编为《谢秋娘》,白居易依调翻为《忆江南》新词,正因为白居易的翻唱词以苏杭二州所代表的“江南”为赞美和怀念对象,契合了晚唐五代人的“江南情结”,此调从此风行开来,遂成唐宋词坛“金曲”“第一调”。

〔关键词〕唐代;苏杭;江南;白居易;《望江南》

提到唐代的繁华城市和地区,人们大都只注意北方的长安和洛阳,最多加上中部的扬州和成都,号称唐代四大繁华地区,很少注意江南城市的地位。确实,唐代以前,我国经济重心主要是在黄河流域,但到唐开元天宝时期,江南经济已大体上同北方并驾齐驱。安史之乱后,江南在许多方面逐渐超过北方,经济重心也已基本南移。^{〔1〕}建立在雄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江南崛起、繁荣的都市群和美丽富庶的乡村。唐代的“江南”基本上指监察行政上十道之一的“江南道”,包括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,含今天江苏、安徽、湖北三省的长江南部地区,浙江省、江

作者简介:李定广,文学博士,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研究唐宋文学与诗词学。

〔*〕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成果(批号2010BWY006),上海高校一流学科(B类)建设计划规划项目成果。

西省、福建省、湖南省全省。而唐代文人口中习惯称呼的“江南”实指今浙江省、苏南、皖南、赣北这一片鱼米富庶之地。唐代中后期,苏州、杭州、越州、宣州等城市经济发展较快。至唐末五代,越州、宣州地位下降,苏州、杭州、金陵是三个发展较为明显的经济中心。^[2]苏杭二州在中晚唐时期可以说代表了江南城乡发展的最高水平,以至于人们心目中的“江南”涵义逐渐狭义为仅指苏杭二州一带。

一、唐代苏杭二州的壮大与“江南”范畴的缩小

杭州设州(郡)较晚,东汉以前属于会稽郡管辖,东汉以后归吴郡(即苏州)管辖,直到隋开皇九年(589年)才从苏州独立出来建馮杭郡,到唐高祖武德四年(621年)才改名杭州。杭州在唐代前期发展速度迅猛,开元天宝时期已成东南名郡,与苏州齐名称“苏杭”,到安史之乱后,其繁荣程度大有超过苏州之势。著名作家李华作于永泰元年(765年)七月的《杭州刺史厅壁记》这样描述杭州:“万商所聚,百货所殖,将择良吏,重难之。杭州,东南名郡,后汉分会稽为吴郡,钱塘属。隋平陈,置此州,咽喉吴越,势雄江海。国家阜成兆人,户口日益,增领九县,所临莅者,多当时名公。”^[3]“阜成兆人”意即富庶安定,人丁兴旺。《旧唐书》所载天宝年间的杭州已是“天宝领县九,户八万六千二百五十八,口五十八万五千九百六十三。”^[4]在江南“上州”中算是规模特大的,难怪白居易元和年间为皇帝所拟制《卢元辅杭州刺史制》说:“江南列郡,馮杭为大。”^[5]

苏州在唐代为江南“紧”州,地位略高于杭州。韦应物贞元五年(789年)在苏州刺史任时所作名篇《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》有曰:“吴中盛文史,群彦今汪洋。方知大藩地,岂曰财赋疆。”^[6]的确,苏州历来是文人汇聚之所,韦应物在苏州与顾况、皎然、秦系、丘丹、孟郊等文士酬唱。苏州经济十分繁荣,户口殷盛,物产丰富,元和时已有户十万八百八。^[7]白居易诗中也这样写苏州:“一家五十口,一郡十万户。”(《自咏五首》)不仅胜过杭州,还胜过扬州,直逼首都长安。白居易在宝历二年(826年)离开苏州刺史任时,难舍难分地登上苏州齐云楼,作诗道:“人稠过扬府,坊闹半长安。”(《齐云楼晚望偶题十韵兼呈冯侍御、周、殷二协律》)

在中晚唐时期,苏杭二州以其繁华似锦、如诗如画、富庶安乐的面貌,成为“江南美”的典型代表,被文人们所普遍向往和倾心陶醉。中晚唐诗文中大量对“江南美”的怀念,往往集中在对苏杭二州的描述和怀念上。据《唐诗纪事》载,“(殷)尧藩有《忆江南》诗三十章,皆苏杭事”^[8]。只可惜殷尧藩的《忆江南》三十首没有流传到今,我们无法了解诗中“江南美”如何体现在苏杭二州的描绘上,但白居易存有《见殷尧藩侍御〈忆江南〉诗三十首,诗中多叙苏杭胜事,余尝典二郡,因继和之》诗:“江南名郡数苏杭,写在殷家三十章。君是旅人犹苦忆,我为刺史更难忘。境牵吟咏真诗国,兴入笙歌好醉乡。为念旧游终一去,扁舟直拟到沧浪。”“境牵吟咏真诗国,兴入笙歌好醉乡”可以看作白居易和殷尧藩共同对苏杭所体现的“江南美”的概括。白居易晚年有多首怀念苏杭的诗,表达对当年游遍苏杭美景的回味与眷恋,《咏怀》诗曰:“苏杭自昔称名郡,牧守当今当好官。

两地江山蹋得遍,五年风月咏将残。几时酒醖曾抛却,何处花枝不把看。白发满头归得也,诗情酒兴渐阑珊。”

若再区分苏杭二州所体现的“江南美”之差异,可用两首唐诗作概括,苏州可用杜荀鹤诗: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。古宫闲地少,水港小桥多。夜市卖菱藕,春船载绮罗。遥知未眠月,乡思在渔歌。”(《送人游吴》)杭州可用白居易诗:“望海楼明照曙霞,护江堤白蹋晴沙。涛声夜入伍员庙,柳色春藏苏小家。红袖织绦夸柿蒂,青旗沽酒趁梨花。谁开湖寺西南路,草绿裙腰一道斜。”(《杭州春望》)此二首诗可谓基本概括了苏杭二州各自的审美特色和显著差异。可以这样理解:苏杭二州虽有“江南美”的共性,但苏州似更多宁静含蓄之美,杭州似稍多动感放旷之美,苏州历史文化内涵更深厚,杭州自然景观更迷人。

以苏杭二州为代表的“江南美”,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,被一系列传统的、流行的歌曲所吟唱。《江南曲》、《江南弄》、《状江南》、《江南春》这些歌曲,反映了唐人对苏杭为代表的富庶美丽的江南生活的艺术化再创造。许多诗人还写有《江南曲》组词,刘希夷有《江南曲八首》,丁仙芝有《江南曲五首》,崔颢有《江南曲四首》,储光羲有《江南曲四首》,陆龟蒙有《江南曲五首》等。唐人所作《江南曲》与汉乐府《江南》和南朝柳恽《江南曲》是一脉相承的。《江南弄》也是南朝传承的旧曲。唐人留下大量的《状江南》歌词,大都是对于江南四季特色状貌的描绘,强化了人们对江南的美好印象。

唐代苏杭二州的壮大和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的繁荣,强化了唐人对汉魏六朝以来“江南”概念的审美印象,也就是说,在历史上的“江南”概念基础上,增加了以苏杭二州为中心的许多新的审美内涵,包括自然风光、诗意生活、地域历史传奇、多样艺术形式等,从而形成新的江南审美文化。同时,“江南”的地理范畴在中晚唐人的表述中也逐渐缩小为仅指苏杭二州一带。

二、白居易典苏杭二州与《望江南》(《忆江南》)曲之流行

唐代苏杭二州之所以成为江南美的代表,还与白居易出任苏杭二州刺史有着特殊的关系。这表现在白居易对苏杭二州的治理,创作大量诗歌对苏杭二州的赞美和宣扬,创作经典名作《忆江南》歌词并获得追随和模仿等三个方面。

长庆二年(822年),五十一岁的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,到长庆四年离杭州任回京,在杭州前后跨三年实际仅两年时间,却为杭州的治理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。后人经常称道的修筑西湖大堤即“白堤”,蓄水可灌田千顷,疏挖城中水井即“六井”,以供居民饮用等。白居易自己在《钱塘湖石记》中有所描述。离杭州刺史任时,白居易有《别州民》诗,末尾曰:“唯留一湖水,与汝救凶年。”并自注:“今春增筑钱塘湖堤,贮水以防天旱,故云。”可见白居易自己也认为他在杭州的最大政绩是治理西湖,使一方百姓免遭凶年。白居易死后,李商隐在为白居易所作《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》中这样记述:“又贬杭州。既至,筑堤捍江,分杀水孔道,用肥见田。发故邳侯泌五井,淳储甘

清,以变饮食。循钱塘上下,民迎涛祠神,伴侣歌舞。”后来苏轼也写有《钱塘六井记》有云:“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,刻石湖上,至于今赖之。”^[9]

白居易自杭州刺史卸任返京不到一年,于宝历元年(825年)三月由太子左庶子改任苏州刺史,五月五日到任苏州,至宝历二年十月白居易因受伤而离开苏州刺史任。其在苏州前后跨两年实际上仅有一年半时间。时间虽短,但勤于政务,治绩卓著。他自己形容在苏州任上是“清旦方堆案,黄昏始退公。可怜朝暮景,销在两衙中”(《秋寄微之十二韵》)。白居易在苏州时还主持修筑了林间门通往虎丘的山塘河堤岸,称为武丘路(即现今的山塘街),使得水陆往来畅通。他在《武丘寺路》诗中有云:“自开山寺路,水陆往来频。”白居易在离开苏州刺史任时,苏州官民夹道相送,难舍难分。刘禹锡为此写了一首《白太守行》,有曰:“苏州十万户,尽作婴儿啼。”^[10]白居易在《答刘禹锡〈白太守行〉》中对此也有回应:“襦袴无一片,甘棠无一枝。何乃老与幼,泣别尽沾衣。”

白居易在苏杭二州主政前后跨五年,实际虽不到四年,却创作了数以百计的描绘、赞美或怀念苏杭的诗篇。名篇《杨柳枝词八首》虽说是晚年作于洛阳,^[11]但多首是写对苏杭的怀念。《钱塘湖春行》历来都是家喻户晓的名篇。其他写杭州的精彩诗篇如:《余杭形胜》、《初领郡政衙退登东楼作》、《答客问杭州》、《西湖晚归,回望孤山寺赠诸客》、《春题湖上》、《杭州回舫》等等。描绘或回忆苏州的最为精彩诗篇有:《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》、《正月三日闲行》、《早春忆苏州寄梦得》、《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》、《吴中好风景》等等。

白居易创作的大量苏杭诗歌,成为“江南美”的最好宣传材料,深深影响了当时以及后世人们对于苏杭乃至“江南”的印象。然其为苏杭所作的最大“名片”无疑是家喻户晓的《忆江南词三首》:

江南好,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?
江南忆,最忆是杭州。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?
江南忆,其次忆吴宫。吴酒一杯春竹叶,吴娃双舞醉芙蓉。早晚复相逢。

这三首词是白居易大和三年(829年)春在长安闲居养病时怀念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美景的组词,^[12]写完这组词后不久即赴洛阳任职。三首词的整体布局是,第一首总写对“江南美”之“忆”,第二首分写“忆”杭州,第三首分写“忆”苏州。作者用典型化的手法,总写江南,用大红大绿来烘托;“忆”杭州,抓住杭州的“美景”令人回味;“忆”苏州,抓住苏州的“美酒”、“美人”让人牵挂。作者说“最忆是杭州”,似乎对美景更感兴趣,然而近代日本学者近藤元粹评论道:“香山所忆,恐推‘吴娃’于第一。”^[13]原来上了年纪的白公可能是在放烟幕弹。

白居易的《忆江南词三首》一出,很快出现了追随者和模仿者。最先是刘禹锡作《和乐天〈春词〉,依〈忆江南〉曲拍为句》二首:

春去也,多谢洛城人。弱柳从风疑举袂,丛兰裊露似沾巾。独坐亦含嚬。
春过也,共惜艳阳年。犹有桃花流水上,无辞竹叶醉樽前。惟待见青天。

刘禹锡于大和五年至八年(831-834年)出任苏州刺史,作此词当是大和三

年(829年)白居易作《忆江南》之后,时刘禹锡尚未出任苏州,否则无论如何也会涉及到对苏州的美好回忆。其后,皇甫松、温庭筠、牛峤、吕岩、易静、伊用昌、冯延巳、李煜等,皆仿此调作词,有的将调名改作《望江南》或《梦江南》。甚至有规模较大的组词出现,如唐末道士吕岩有《忆江南》十三首,韩偓托名隋炀帝作《望江南》八首,唐末人易静有《兵要望江南》七百二十首,五代李煜有《忆江南》四首,无名氏道士有《道术旨归望江南》一卷等。

可见,《忆江南》(《望江南》)词在白居易三首经典名篇的影响下风行开来,正如王国维所说“惟《望江南》因赞皇(笔者按:指李德裕)首填此词,刘、白诸公相继而作……然其风行,实始于此”。^[14]《望江南》(《忆江南》)在白居易之后逐渐压倒其它所有词调,最终成为唐五代“第一金曲”。

三、《望江南》曲被改编并成为唐五代“第一金曲”

据刘尊明先生考察和统计,唐五代《望江南》存词凡753首,两宋《望江南》存词凡233首,唐宋《望江南》词作总计为986首,比唐宋《浣溪沙》词作总数943首(唐五代96,宋847)还多出43首,堪称是唐宋词坛“金曲”“第一调”。^[15]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唯有《望江南》一调唐五代存词多于宋代(且是宋代的三倍多),而其它所有从唐五代传到宋代的词调,都是宋代存词远远多于唐五代。可见,唐五代人对于“江南”有着特殊的感情,“江南”在唐五代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,《望江南》调对于唐五代亦有特别的意义。然而,在唐五代众多词调中,《望江南》也是最复杂,讨论、争议最多的一个词调。从宋人开始,直到近代以来的王国维、任二北、朱金城,甚至日本的村上哲见等,都参与了争论。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,《望江南》调创于何时何人,在唐五代有多少同调异名。最近,刘尊明先生发表《唐宋〈望江南〉词调的创制源流与声情特征》一文,对这两个问题有较为详细的梳理,认为:关于其音乐渊源和创调时间,历代主要有创调于隋炀帝、李德裕和开元教坊三说,而以开元教坊采录或创制最为信实;以敦煌词《望江南》“敦煌郡”双调体一首为最早,李德裕《谢秋娘》佚词和白居易《忆江南》三首,以及晚唐皇甫松等《梦江南》等词,皆为《望江南》之改名与异名。^[16]这一结论是稳妥可信的。然《望江南》一曲,作为文人词史上最古老的三个词调之一,^[17]在中晚唐漫长的一百多年时间里,不仅没有像其它“老歌”那样逐渐被人遗忘,反而越来越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,其实是有个“改编”、“翻唱”的过程的。而最关键的改编者是李德裕,翻唱者是白居易,它们二人赋予了此调新的生命力。兹详述如次。

《望江南》曲调(双调体)是否如《海山记》(成书于唐末)所言,创于隋炀帝,确实有诸多疑点。但天宝年间崔令钦所著《教坊记》所列曲名表中有《望江南》调,可见盛唐教坊有此曲已确凿无疑。盛唐及以前的《望江南》是何种体式,现有资料可以判定有两种体式。一种是上下片各为“三五七七五”句式的双调体,有敦煌词《望江南》“敦煌郡”一首可证,此首词上片写吐蕃围困敦煌,下片写虽有大唐天威,但仍恐迟早会陷于吐蕃,可见此词写作时间为大历年间敦煌陷蕃之

前;另一种是“五五七七五”句式的单调体,有天宝十三年(754年)崔怀宝所作的《望江南》:“平生无所愿,愿作乐中筝。得近玉人纤手子,研罗裙上放娇声,便死也为荣。”^[18]此词载于宋初人张君房所著《丽情集》,^[19]中华书局版《全唐五代词》以为《丽情集》所载崔怀宝此词不可信,并附有《考辨》。^[20]任二北先生早就指出:“《丽情集》出宋张君房,虽小说,所传唐曲却可信。此事与词,后世之剧本小说中援引甚多。以宋人所见如此,当非后世附会伪托者可比。况羔舅为人,不类虚构;天宝之年,言之凿凿,应皆可信。”^[21]只可惜任二北先生及中华书局版《全唐五代词》都将首句“平生无所愿”五字校订为“平生愿”三字,以为“无所”二字为歌唱时所加衬字,显然是为了迁合中晚唐所流行的已经在文人手中定型的《望江南》格式。其实,敦煌词《望江南》中也有一首“五梁台上月”^[22]是“五五七七五”单调体格式,正好可与崔怀宝词相印证。

《望江南》词调被改编成“三五七七五”单调体,是李德裕所为。李德裕长庆二年至大和三年(822-829年)镇浙西时为悼念亡妾谢秋娘而作此调,并将调名改为《谢秋娘》。这有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自注为证:“此曲亦名《谢秋娘》,每首五句。”唐末段安节的《乐府杂录》对此有更详细的说明:“《望江南》,始自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,为亡妓谢秋娘所撰。本名《谢秋娘》,后改此名。”^[23]段安节所言的《望江南》就是指晚唐以来特别流行的“三五七七五”单调体,即认为此体是由李德裕所定型。刘尊明先生对段安节所记载《望江南》始自李德裕有所怀疑。^[24]笔者以为,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的记载应当受到重视,因段安节继承其父段成式学识广博的优长,段成式的名著《酉阳杂俎》以其记载广博翔实而受到四库馆臣以及鲁迅先生的高度称许。段安节祖父段文昌长期任宰相,又属于李德裕一党,故段安节对李德裕的情况自然比较熟悉。其实段安节的记载与崔令钦《教坊记》以及盛唐出现的《望江南》词并不矛盾,只不过是详细梳理李德裕改编前的情况而已。前述盛唐有两种体式的《望江南》,李德裕到底改自哪体,抑或是兼参二体?明末胡震亨以为李德裕是从双调体《望江南》改编的:“《望江南》,《海山记》:隋炀帝为西苑,凿池泛龙舟,制《望江南》八阙,后唐李德裕用其句拍,改为《谢秋娘》,刘、白亦有作。”^[25]笔者以为,李德裕当是兼参二体。

李德裕改编后的《谢秋娘》今已亡佚,但白居易按《谢秋娘》的体式创作的新歌词《忆江南词三首》,却成为晚唐众人模仿的新范本,可能正是因为白居易恢复了此曲调的调名本意——对江南的赞美和怀念。刘尊明先生指出:“《望江南》之所以能在唐宋词坛上很快流行起来,与白居易一开始对清新秀丽的‘江南’风情的成功描写是颇有关系的。可以说,白居易不仅给后来的唐宋词人提供了一种《望江南》的创作模式,而且也为本感伤的《望江南》词调注入了一股清新秀逸的风神。”^[26]也正是因为白居易的翻唱词以苏杭二州所代表的“江南”为赞美和怀念对象,契合了唐五代人普遍的审美理想,才使得《望江南》调得以迅速风行,遂成为唐五代的“第一金曲”。尽管唐五代人对此曲调的调名改换频繁,曾引起宋以后人的困惑乃至不满,^[27]但此曲自中唐以后始终以“江南”为立

足点和主题,集中体现和代表了晚唐五代人的“江南”情结。

注释:

[1]林立平:《唐代江南地区的开发》,《史学集刊》1984年第2期。

[2]张剑光:《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》,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》2001年第3期。

[3]李华:《李遐叔文集》(卷四)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4]《旧唐书》卷四十《地理志》。

[5]《白居易集笺校》,以下所引白居易诗文均出此本,朱金城笺注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,第3194页。

[6]《韦应物集校注》,陶敏、王友胜校注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,第55页。

[7]李吉甫: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600页。

[8]《唐诗纪事》卷五十一《殷尧藩》。

[9]《苏轼文集》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379页。

[10]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,以下所引刘禹锡诗均出此本,陶敏、陶红雨校注,岳麓书社,2003年,第401页。

[11]晚唐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:“《杨柳枝》,白傅闲居洛邑时作。”

[12]朱金城《白居易集笺校》系于开成三年(838年)白居易六十七岁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时。王国维、任二北均系本篇于大和八九年(834-835年),他们都以为刘禹锡《和乐天〈春词〉》,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是同时相和之作。陶敏、陶红雨《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》从朱金城说。其实各家系年的前提都是错误的。刘禹锡《和乐天〈春词〉》,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所和的不是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,而是白的《春词》,不过是依《忆江南》的长短句形式而已,白居易绝句《春词》为大和三年(829年)在长安作(瞿蜕园:《刘禹锡集笺证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第1087页),刘禹锡、元稹各有绝句体和作,刘另作长短句体和作亦当是时。又因刘作已提到白所创《忆江南》词调,故知白居易的《忆江南》亦当作于大和三年。刘作有“春去也,多谢洛城人”正谓大和三年三月底至四月初白居易分司东都。另,刘作若是和白《忆江南词三首》,不可能只和一首。

[13][日]近藤元粹评订《白乐天诗集》(卷五),1908年青木嵩山堂铅印本。

[14]王国维:《观堂集林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2003年,第507页。

[15]刘尊明、王兆鹏:《唐宋词的数量分析》(第一、三章)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52、118页。

[16][24]刘尊明、余泽薇:《唐宋〈望江南〉词调的创制源流与声情特征》,《湖北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3期。

[17]胡应麟:《庄岳委谭》卷下:“今诗余名《望江南》外,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称最古。”

[18]本词原无调名,后人一致认为此词即《望江南》或《忆江南》调。如徐伯龄《蟬精隽》卷五《琼琼词》:“唐崔怀宝赠薛琼琼词,盖《望江南》调也。”《全唐诗》卷八九一:“崔怀宝,河南司隸,词一首。《忆江南》:平生愿,愿作乐中筝。得近玉人纤手子,研罗裙上放娇声。便死也为荣。”

[19]《丽情集》原书已佚,见曾慥《类说》卷二十九、陈元靓《岁时广记》卷十七引。

[20]曾昭岷、曹济平、王兆鹏、刘尊明:《全唐五代词》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1280页。《考辨》所列三条理由,第一条说崔怀宝不见唐五代人称引,确有值得怀疑处,但第二三条实难成立。

[21]任二北:《敦煌曲初探》,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,1954年,第484页。

[22]任半塘:《敦煌歌辞总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,第492页;《全唐五代词》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935页。

[23]《教坊记(外三种)》,中华书局,2012年,第146页。

[25]胡震亨:《唐音彙编》卷十三《乐通二·唐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。

[26]刘尊明:《试论唐宋〈望江南〉词的艺术风格》,《学术研究》2012年第8期。

[27]如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五:“《望江南》……卫公为谢秋娘作此曲,已出两名,乐天又名以《忆江南》,又名以《谢秋娘》,近世又取乐天首句名以《江南好》。予尝叹世间有改易错乱误认者是也。”

[责任编辑:书缘]